

全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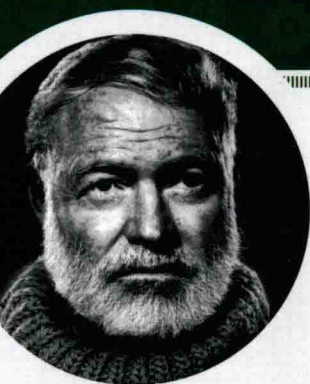
本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海明威◎著 致远◎译

★★★★★
新课标必读·永远的经典



人类伟大精神的巅峰之作

老人消瘦憔悴，瘦骨嶙峋，脖颈上尽是很深的皱纹。腮帮和脖子上有很多褐斑，那是长年累月暴露在太阳下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癌变。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累累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就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岩石一般古老。



中国工人出版社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海明威◎著
致远◎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著; 致远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1
(永远的经典)

ISBN 978-7-5008-6039-6

I. ①老… II. ①海…②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8776号

老人与海

-
- | | |
|-------|--|
| 出 版 人 | 李庆堂 |
| 责任编辑 | 宋 杨 |
| 责任校对 | 董春娜 |
| 责任印制 | 栾征宇 |
| 出版发行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
| 网 址 | http://www.wp-china.com |
| 电 话 |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营销出版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
| 发行热线 |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
| 经 销 | 各地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60毫米×960毫米 1/16 |
| 印 张 | 12.5 |
| 字 数 | 183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22.00元 |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营销出版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老人与海	1
他们都是不朽的	60
没有被斗败的人	77
桥边的老人	102
三声枪响	105
蝴蝶和坦克	108
一个非洲的故事	119
阿尔卑斯山牧歌	132
穿越雪原	138
世界之都	144
三天狂风	157
印第安人营地	168
禁捕的季节	173
拳击手	179
医生夫妻	188
结束一段情	192

老人与海

湾流中一条小船上，有一个孤独的老渔夫。

从背影就能看出，他有点落寞。八十四天过去了，他依然没逮到一条鱼。本来在开始的头四十天，有个男孩儿跟随他出海。可过了四十天一无所获的日子后，孩子的父亲沉不住气了。他警告孩子说，老人准是交上了霉运，或者不客气地说，是倒了大霉，让孩子不要再跟着他。孩子只好听从，毕竟在他这个年龄看来，父命是不可违背的。孩子搭上了另一艘船，果然头一个星期就逮到了三条大鱼。

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空的，这孩子觉得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起钓索、鱼钩、鱼叉等家什，有时还帮忙扯下绕在桅杆上的帆。老人的帆已经很旧了，上面用面粉袋布片打了些补丁，看起来像是一面标志失败和投降的白旗。

老人面容瘦削，脸色憔悴，脖颈上还有很深的皱纹。他的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热带海面上强烈的阳光赐给他的无法拒绝的礼物。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甚至连脖子上都有一些了。他的双手又干又硬，像沙漠中被风化的岩石。

总之，他看起来非常显老，但当你看了他的眼睛，你又会怀疑自己的判断了。他的眼睛非常灵动，像海水一样湛蓝，时常闪烁着快乐而倔强的光辉。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最近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是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所以孩子很爱他。这爱里，包含着尊敬、崇拜、感激或者还有一丝丝的怜悯。连孩子自己也说不清。

“不必了，”老人说，“你搭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跟他们在一起吧。”

“但说不定你的好运也要来了呢？你该记得，有一回，我们干了八十七天却连鱼尾巴都没钓到，但紧接着有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到了大鱼。”

“我当然记得，”老人理解地对孩子笑笑，“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信心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你知道，儿子总要服从老子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是天经地义的。”

“他对你没多大的信心。”

“没关系，”老人微微一笑，“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就行了。”

“说得好，”孩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喝杯啤酒吧，然后再一起把打鱼的家什送回去。”

“那我就不客气了，”老人说，“大家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安静的啜饮着啤酒。对渔夫来说，这是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光。

一些年轻的渔夫拿老人开涮，老人只是一笑置之，并不生气。而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则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替他难受。当然，他们很好地控制了情绪，并没有明显地流露出来。他们只是斯文地谈海流，谈钓索的深度，谈最近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当天有收获的渔夫都已回来了，他们有的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排在木板上，然后让两个人各抬木板的一端，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那里的冷藏车会把它们运往哈瓦那市场；有的把鲨鱼被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然后切成一条条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会隔着海湾送来一股怪味；但今天却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向转成了北风。后来甚至连那点若有若无的气味都闻不到了，饭店露台上的每个人都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这真是一个阳光明媚、令人愉快的早晨。

“圣地亚哥。”孩子玩转着酒杯说。

“哦？”老人仿佛被惊醒了似的，看得出，他刚才深陷对过往的回忆中。

“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出海捕鱼做饵吧？”

“不必。你打棒球玩去吧。甭担心，我可是海上的行家，再说，罗赫略也会给我撒网的。”

“说实在的，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替你多做点事儿。”

“你已经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慈爱地望着孩子，“你已经是个大人啦——我真为你高兴。”

“你还记得第一次带我上船，我多大吗？”

“刚刚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去，可这小畜生竟差点把船撞碎，连你也差点送命。哈哈，你还记得吗？”

“鱼尾巴拼命摔打，船上的座板都被它打断了，你用棍子狠狠地抽打着鱼。我记得你把我猛推到船头，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整条船都在摇晃，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像用斧头在砍一棵大树，连空气里都充满甜丝丝的血腥味儿呢。”

“你记性真不赖——不会是我不久前曾跟你说过吧？”

“哪有的事！”孩子撅起小嘴，“从我们第一次出海时起，发生的任何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老人用他那常遭日晒而依然坚定的眼睛怜爱地望着他。

“如果你是我儿子，我准会带你一起闯，”他顿了顿，有点惋惜地说，“可你是你爸爸的小子，你搭的又是一条收获不错的船。”

“我去弄点沙丁鱼来吧？”孩子不忍再听下去，“我还知道如何弄来四条鱼做饵。”

“我自个儿还剩下一些，我把它们放在罐子里腌着了。”

“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知道自己从未丧失过信心和希望。但孩子的话，仍像初起的轻风，让他的心，微微起了波澜。

“两条。”孩子固执地讨价还价。

“好吧，”老人忍不住笑了，“两条就两条。你不会去偷吧？”

“我倒愿意那是偷来的，”孩子调皮的耸了耸肩膀，“不过这些可是花钱换来的。”

“那就谢谢了。”老人诚心诚意地说。他是个单纯的人，对任何帮助

他的人都心存感激，哪怕对方是个孩子，他也尊重他。他知道这并不丢脸，更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儿准是个好日子。”他摸着胡须说。

“你打算去哪儿？”孩子问。

“到很远的地方，等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天亮前就出发。”

“我可以想办法叫船主也把船驶到远方，”孩子兴奋地说，“这样，如果你当真钓到大鱼时，我们可以赶去帮忙。”

“呵呵，恐怕他不会同意去远方捕鱼，再说你们在近处的战果也不错嘛。”

“是不错，”孩子说，“我经常会发现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麒麟。”

“他眼睛不好使吗？”

“比瞎子强不了多少。”

“这可怪了，”老人说，“听说只有海龟才伤眼睛，可他好像压根儿没逮住过那玩意儿。”

“但你曾在莫斯科托海岸捕过好多海龟，你的眼力不还挺好的嘛？”

“我可是个不寻常的老头儿。”老人开心地笑了，眼睛里透出一丝得意和狡黠。

“不过话说回来，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吧，”老人眼睛放光，“再说我还有不少独门捕鱼诀窍呢。”

“好啦，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孩子说，“然后我去给你拿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孩子抱着盛钓索卷儿的木箱、拖着鱼钩和鱼叉。盛鱼饵的匣子藏在船艙下面，那儿还有一根专门对付大鱼的棍子。当然，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但他依然觉得还是把桅杆和钓索带回家去的好。一来露水会把这些东西打湿，二来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人不会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觉得也不应把鱼钩和鱼叉留在船上，去进行不必要的引诱和暗示。

他们顺着大路，一直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进去后，老人把

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则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桅杆旁边。窝棚是用一种叫作“海鸟粪”的椰子树苞壳做成的，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丁点烧饭的地方。

粗糙干硬的灰暗墙壁上，贴着彩色的圣子图和圣母图，这是他妻子的遗物。他曾想在墙上挂幅他妻子的彩照，但想想还是算了，因为那会让他觉得更孤单。他把妻子的照片放在屋角搁板上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吗？”

“有一锅鱼煮黄米饭。要来点吗？”

“算了，我还是回家吃去吧。需要我帮你生火吗？”

“不用，过会儿我自己来生。或者干脆就吃点冷饭算了。”

“我借一下你的渔网好吗？”

“当然好。”

其实并没有什么渔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何时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上一通这样的谎话；更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心里也明白。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看我逮住的一条去掉了下脚料还有一千多磅重的鱼？”

“我拿渔网捞沙丁鱼去了。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吧？今儿天气不错。”

“好吧。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方面的消息。”孩子不知道老人口中的“昨天的报纸”是否子虚乌有，但老人竟真的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孩子向门口走去，回头叮嘱道：“我要把咱俩的鱼一起用冰镇着，等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时，你再告诉我有关棒球的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

“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就是不输。”

“相信扬基队吧，好孩子。别忘了那里有伟大的迪马吉奥。”

“除了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我还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他们都是

扬基队的劲敌。”

“别杞人忧天啦，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你都要担心啦。”

“你好好地看报吧，等我回来时仔细给我讲讲。”

“你觉得我们是否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好啊，”孩子说，“不过你上次创造的纪录的是八十七天，这有什么说法吗？”

“这种事儿不可能再发生——你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

“我可以订到。”

“订一张彩票需要两块半。我们怎么筹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借两块半我还是能办到的。”

“没准儿我也能借到，不过我不想借钱。若是借顺了手，下一步恐怕就要讨饭喽。”

“多穿点，老大爷。”孩子说，“别忘了，现在是九月。”

“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老人咂巴咂巴嘴说，“不过还不及五月。五月里，人人都是捕鱼的好手。”

“我去捞沙丁鱼啦。”孩子说。

等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已经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早已落山，一切都笼罩在淡淡的光辉中。孩子从床上捡起一条旧军毯，给老人披在肩上。老人的肩膀挺怪，虽然人已非常老迈，肩膀却依然强健有力。他的脖子也很壮实，而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连脖子上的皱纹也不那么明显了。他的衬衫皱巴巴的，不知打了多少个补丁，这些补丁被阳光晒成了深浅不同的颜色，看起来非常滑稽。老人的头部非常苍老，眼睛一闭，脸上就毫无生气了。报纸平摊在他膝盖上，被一条胳膊压着，大概是怕被风刮走吧！他没穿鞋，皴裂惨白的脚暴露在空气里。

孩子不忍心打扰他，又出去转了一圈。等他回来时，老人依然在熟睡。

“醒醒，老大爷。”孩子一边说，一边摇晃着老人的膝盖。老人睁开

眼，他的神色迷茫，仿佛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但很快他又微微笑了。

“你带来什么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一起来吃吧。”

“我还不怎么饿。”

“得了，跟我还客气啥。你是人，不是机器，怎能只打鱼，不吃饭？”

“我以前这样干过。”老人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来。他先折好报纸，然后动手折叠毯子。

“披着毯子吧，”孩子说，“只要有我一口饭，就决不会让你空着肚子打鱼。”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祝你长寿喽，多保重吧。”老人开玩笑似的问，“我们吃什么山珍海味啊？”

“黑豆饭、油炸香蕉，还有些莼菜。”

孩子小心地把饭菜从双层饭匣里拿出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用餐巾纸包裹的刀叉和汤匙。

“这是谁给你的？”老人有点奇怪。

“马丁，露台饭店的老板。”孩子一边递给他餐具，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该去谢谢他。”老人说。

“我已经谢过啦，”孩子说，“你用不着再去谢一次。”

“等我捕了鱼，我要给他这么大一块鱼肚子上的肉，”老人比画着，“他这样帮我们不是第一次了吧？”

“应该不是。”孩子顺口说。

“既然如此，我除了该给他一块鱼肚子肉以外，再送一些别的东西。毕竟，他对我们挺关心。”

“哦，他还送了我们更好的东西。”孩子忽然记起了什么似的，从饭匣子盒底层摸出两瓶啤酒。

“太好了，不过我更喜欢罐装的啤酒，”老人伸手接过一瓶，“那味道更刺激一些。”

“我知道。但瓶装的也不错，阿图埃牌，还算名牌呢，喝完我还得

把瓶子送回去。”

“你总是这么周到，”老人赞赏地看着他，“我们开始吃吧？”

“我已经问过你啦，”孩子温和地说，“在你准备好之前，我是不会打开饭匣子的。”

“我已经准备好啦，”老人说，“我现在只要洗洗手就行。”

你上哪儿去洗呢？孩子心想。村里的水龙头在第二条横路的第三个转角，离这里5英里。我真该打些水给他带到这儿洗手用，最好还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我怎么这样粗心大意呢？我甚至该再弄件衬衫或者夹克衫，一双鞋子和一条毯子来，让他过冬。

“这莧菜真不赖。”老人看起来兴高采烈。

“给我讲讲关于棒球赛的事吧。”孩子仰着脸请求说。

“在美国联赛中，扬基队永远是最棒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啦。”老人吞咽了一口莧菜，大声说。

“但他们今天好像输了。”孩子小心翼翼地告诉他。

“这不算什么，”老人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重要的是，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恢复元气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吧？”

“当然。不过他是最棒的，与众不同。哦，在另一个联赛中，拿布鲁克林队对抗费拉德尔菲亚队来说，我更支持布鲁克林队。但我一直没有忘记迪克·西斯勒和他以前在老公园里打出的那些好球。”

“这些好球别人再也打不出来啦。在我见过的所有击球中，他是打得最远的。”

“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好几次我想提出陪他出海钓鱼，可就是不敢开口。我要你去说，可你也不敢。哈哈……”老人爽朗地笑了。

“我记得。我们真是错过了天大的好机会。他很可能答应跟我们一起出海的。如果那事成了，就够我们一辈子回味了。”

“是啊，”老人感慨地说，“他曾说过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也许他以前的贫穷经历会让他体谅并答应我们的请求。”

“可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其实没过过穷日子，他爸爸像我这样

大时就已经打联赛了。”

“我和你这般大时，已经在一条去非洲的船上当水手了，我还曾经在傍晚时看见狮子到海滩上来。”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很多次了。”

“是吗？哈哈，我不记得了。那接下来，我们是谈非洲还是棒球？”

“谈棒球吧，”孩子提议，“跟我说说伟大的球员约·J·麦格劳的情况。”可他不知道，他无意中读错了人家的名字，把J念成了“何塔”。

“以前，他常到露台饭店来。每次他一喝酒，态度就变得特别粗暴，经常出口伤人。我敢打赌，他脑子里除了想着棒球，也想着赛马。至少他口袋里总是揣着赛马名单，还常常在打电话时提到参赛马的名字。”

“他是个伟大的人，”孩子羡慕地说，“至少我爸爸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他来这儿次数最多的缘故，”老人哼了一声，“要是多罗彻经常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最伟大的人了。”

“那你认为，谁更伟大一些，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觉得他们半斤八两。”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最好的渔夫是你，哈哈。”孩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不能这么说。比我强的人多多了。”

“什么啊！”孩子反驳道，“好渔夫的确很多，也有些顶呱呱的。但真正称得上伟大的，只有你。”

“谢谢啦。甭管怎样，你能这样说，我还是很高兴。只盼以后不要来一条我对付不了的大鱼，那就让我无地自容啦。”

“只要你还像你说得那么强壮，我可以保证，这种鱼是永远碰不到的。”

“也许我并不像自以为是的那样强壮了，”老人叹息了一声，“不过好在我懂得不少捕鱼窍门，而且有决心有毅力，还能继续吃这碗饭。”

“回去睡觉吧，这样明儿早上才能有精神。我该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啦。”

“那祝你晚安吧。明天早上我叫你起床。”

“谢谢，你真是我的闹钟。”孩子疲倦地打了个哈欠说。

“年纪才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人总是醒得特别早？难道是想让白天更长吗？”

“别问我，我不知道，”孩子摸了摸头，“我只知道我总是睡得沉，起得晚。”

“我记着呢，”老人说，“明早我会按时叫醒你的。”

“其实我也不愿麻烦你，但你知道，我不愿让船主人来叫醒我，因为那样好像显得我比他差劲似的。”

“我明白。”

“晚安，老大爷。”

孩子走出屋去，老人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暮色中。过了好一会儿，周围没一点动静了，老人才脱去长裤，摸黑上了床。他把那张旧报纸塞在裤子里，然后把长裤卷起，枕在头下。他用毯子裹住身子，躺在铺着旧报纸的弹簧垫上，不一会儿就沉沉入睡了。

他很快进入了梦乡。梦见了小时候见到的非洲，长长的海滩，泛着白色和黄色的光芒，美丽中透着神秘；周围是高山和峡谷，飞鸟和游鱼，它们在各自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飞翔。他最近几乎每夜都做这个梦，在梦中他常听见海浪拍岸的隆隆声，看见土人驾船穿浪的敏捷身影；闻着甲板上柏油和咸风的气味，感受着从非洲大陆上刮来的，带着早晨气息的风。

通常梦到非洲大陆起风时，他就会醒来。然而这次梦到风的时间提前了，他在梦里也知道时间尚早，就决定继续把梦做下去。他看见海面上升起了群岛的白色峰顶，还有加那利群岛的港湾和数不清的锚泊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伟大的事件，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打架，也不再梦见他的妻子。他如今只梦见一些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梦见海滩上的狮子。狮子们在暮色中嬉耍，打斗，像小猫一般顽皮，他爱它们，就像爱那孩子一样。可奇怪的是，他从没梦见过那孩子。

他终于醒过来了。望望门外的月亮，他知道是该起来的时候了。他摊开长裤，麻利地套上，在窝棚外方便了一下后，就沿着大路去叫孩子起床。清晨的寒气，冷得逼人，他冻得直打哆嗦。但好在哆嗦了一会儿

他就感到暖和了。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划船出海。

孩子的房门没锁，他径直推门走了进去。屋里静悄悄的，孩子正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熟睡。借着外面的月光，老人能清楚地看见孩子的小脸。他轻轻摇晃着孩子的脚丫，直到把他弄醒。孩子打了个哈欠，转过脸来茫然地望着他。老人点点头，孩子这才像恍然大悟似的，从床边椅子上抓过长裤，飞快地穿上。老人走出门去，孩子紧跟其后，但他仍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老人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别这么说！”孩子又打了个哈欠，“男子汉就该这么做。”

他们顺着大路，朝老人的窝棚走去。周围仍然黑乎乎的，路上不时有些光着脚的男人走来走去，肩上扛着他们桅杆、鱼索等家什。

他们来到老人的窝棚，孩子拿起装在篮子里的钓索卷儿，鱼叉、鱼钩等，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扛在肩上。

“要不要喝点咖啡？”孩子问。

“好吧，”老人想了想，“我们先把家什放到船上，然后再去喝吧。”

附近有一家供应早点的小吃馆，他们找好位子，每人叫了一碗炼乳咖啡。

“昨晚睡得怎样，老大爷？”孩子呷了一口咖啡问。他现在总算清醒了，尽管想完全摆脱睡魔还得再等会儿。

“好极了，马诺林，”老人蛮有信心地说，“我觉得今天应该有把握逮到大鱼。”

“我也这样认为，”孩子高兴地说，“我现在就去拿给你吃的沙丁鱼，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那条船上的家什不用我操心，总是他自己拿的。他不愿别人碰他的东西。”

“这和我不一样，”老人慢悠悠地说，“你五岁那年，我就开始让你帮着拿东西。”

“我记得，”孩子说，“我先去吧，马上就回来。你再喝杯咖啡吧，这可是提神的好玩意儿。”

说完，他就起身了。他赤着脚踩在珊瑚石铺的走道上，一直向贮藏鱼饵的冷藏库走去。

老人不紧不慢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一整天的饮食，所以他无论如何

得把它全部喝光。他不喜欢吃饭，那使他感到厌烦，因此捕鱼时他从不带吃食。他出海前只是在船头放瓶清水，那就可以让他支撑一整天了。

孩子很快回来了，他左手提着沙丁鱼，右手举着两份包在报纸里的鱼饵。老人起身，和孩子一起走向小船。路上的地面很硬，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脚下沙地里的鹅卵石。他们合伙抬起小船，把它溜进海里。

“祝你好运，老大爷。”

“谢谢，”老人说，“我会的。”他把桨上的绳圈套在桨座的钉子上，身体前倾，在黑暗中划船出港。不远处海滩上也有其他船只在出海，虽然月亮已经落到了山后，但他依然只听见他们的桨声，而看不见人影。

周围一片寂静，划桨声和偶尔的说话声把这种寂静衬托的更加清晰。所有的船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各自开往看好的海面。老人要把船驶向远方，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把陆地甩在身后，一头扎进了清新的海风中。他经过一片水域时，看见了水面下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渔夫们把这种水域叫“大井”，据说那儿水深可达七百英寻，由于海流对海底峭壁的不断撞击，激起了深浅不一的漩涡，所以吸引了各种各样的水族。海虾和一些小鱼，就躲在峭壁上那些深不可测的洞穴里；而成群的柔鱼则在夜间浮到海面，它们经常成为其他鱼类的美食。

老人从渐渐变淡的黑暗中感觉到了早晨的来临。他努力地划着桨，不时听见飞鱼冲出水面时的颤抖声，和在黑暗中凌空飞翔的啾啾声。他非常喜欢飞鱼，把它们当作海里的朋友。他怜悯海鸟，尤其是那些柔弱的黑色小燕鸥，它们始终在飞翔，在觅食，但好像从没找到过。他常常感慨，鸟儿的生活似乎比人类还要艰难。当然，那些猛禽和强有力的大鸟不在此列，它们总能轻易地捕获弱小为食。可既然海洋是残暴的，弱肉强食的，那为什么像燕鸥这样的水鸟却生得如此瘦弱纤巧？海洋有时是仁慈美丽的，而有时她也残暴得让人生畏。这些飞翔的鸟儿，艰难地在海面挣扎，寻觅，只为了能填饱肚子。它们时常发出微弱悲伤的哀鸣，是慨叹自己生来柔弱，还是不得不在无常的海上生活？

他想到海洋时，总是不由自主地称她为 lamar，这在西班牙语里，是把海洋当成女性的尊称。当然，有些年轻点的渔夫——他们常喜欢用浮标当钓索上的浮子，并且用鲨鱼肝换钱置备了汽艇——把海洋叫 el-

mar，这是把它当成男性的称呼。他们提起海洋时，总把它当成竞争者或是一个目标，有时甚至把它当成敌人。可老人总是充满尊敬地把海洋当成伟大的女性。他觉得无论她给人或者不愿给人恩惠，人类都应该心存感激。至于有时她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那也是因为她迫不得已，就像一个身不由己的女人那样，他想。

他从容地划着船，并不感觉吃力，因为他始终稳住速度，保持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而且天气很好，海面风平浪静。除了偶尔有个水旋儿，海面都是平坦安然的。天渐渐亮了，他发现自己不觉中已划到比预期更远的地方了。

我在这附近转悠了一个礼拜了，可依然一无所获，他想。今天，我要找到那些鲐鱼和长鳍金枪鱼聚集的地方，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逮到一条跟它们一起的大鱼呢。

不等天色大亮，他就开始放饵。一个个鱼饵随水漂荡，第一个沉到四十英寻的深处。第二个在七十五英寻的深处，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在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的深处。这些新鲜的沙丁鱼饵都头朝下，钓钩藏在小鱼的身子里。不管大鱼咬到小鱼的哪一部分，都是喷香而美味的；而且，它们肯定会成为老人的俘虏。

孩子给他的两条小金枪鱼，正铅锤般地挂在最深的两根钓索上；而另外两根，他则各挂上了一条蓝色大鲹鱼和一条黄色金银鱼。它们虽曾被使用过，但依然完好，更重要的是它们香味犹存，相信不少大鱼都没法抵御这种诱惑的。钓索像大铅笔那么粗，另一端缠在青皮钓竿上。这样，只要鱼在鱼饵上一拉或一碰，钓竿就会下落，此外，每根钓索都有两个四十英寻长的卷儿，它们牢牢地系在其他备用卷儿上，所以如果需要，钓索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寻长。

老人一边紧盯着钓竿，查看动静，一边缓缓地划船。他要确保钓索保持笔直，并且停留在适当的水底深处。天已亮了，但太阳还没升起。

淡淡的太阳终于从海天交界处跳了出来，老人抬眼四望，只见其他船只，正低低地挨着水面，在离海岸不远的方向徘徊着。太阳越发明亮了，耀眼的光线射在水面上，又反射进他的眼睛，使眼睛倍感刺痛。他不敢再看太阳，只自顾自地划着船。他不时地俯视水中，查看那几根垂